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

主 编 武桂馥

副主编 丁邦泉

国防大学出版社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

ADJUSTMENT OF U. S. GLOBAL STRATEGY

武桂馥 主 编

丁邦泉 副主编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0 号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

武桂雄 主编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 刷	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32 开 · 13.75 印张 · 296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ISBN 7-5626-0729-X/E · 412

定价：20.6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历史的巨轮正在驶向 21 世纪。摆脱冷战阴影的世界已揭开走向一种多极化格局的序幕。

在这世界格局大转变的年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世界各种战略力量正在重新分化与组合，并相继进行深刻的战略调整，以求在 21 世纪世界新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新旧世纪之交的 90 年代是世界力量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年代。

在本世纪的世界战略舞台上，美国一直是主要角色之一。它不仅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具有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从 80 年代末开始实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旨在谋求冷战后时期的“世界领导地位”，建立由它主导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在这一战略总目标指导下，美国对它的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地区战略以及大国战略均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这些调整虽然仍在继续，但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必须重点研究美国，尤其是应密切跟踪其全球战略调整与实施的今后走向。

植根于深厚的垄断经济基础的美国全球战略，其实质是谋求独霸世界，在冷战时期是这样，在冷战后时期依然如此。

但是，“天地转，光阴迫”，在走向 21 世纪的世界里，美国实际上正在逐步丧失其独霸世界的资格和能力。因为，它不仅已失去了独霸世界的经济实力，而且它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已大大下降。这集中表现在：继两极格局解体而来的世界力量多极化趋势的强劲发展，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所导致的统一意志和凝聚力的严重削弱，已使美国的全球协调与干预能力大打折扣。同时，美国的国内问题已成为严重制约美国对外战略意志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美国内接踵而至的政治丑闻，无法根治的经济痼疾，日趋严重的犯罪、种族矛盾和传统的价值观失落等社会问题，以及教育水平每况愈下等弊端，更使其“世界楷模”的自我标榜大贬其值。可以断言，所谓的“美国世纪”作为一种狂妄的吹嘘已成为一个历史的陈迹，21 世纪更不可能由美国人主宰世界的世纪。

美国在冷战后时期的全球战略虽已形成总体框架，但尚未最后定型。作为一次全面而又深刻的大调整，虽然美国新全球战略的各个战略侧面有待于进一步修改与完善，但从已经出台的总体框架看，新的全球战略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并充分体现了应急对策性调整与长期战略性调整的有机结合。但是必须看到，美国全球战略仍有其无法克服的根本弱点，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必将面临多种困难与挑战。这就需要在研究、评价美国全球战略及其影响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

社会主义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谋划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何从全球战略高度处理对华关系，也是美国今后战略调整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由于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

的份量，以及中国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同美国的对立，美国的对华战略将始终具有两面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对我国的国家利益将产生长期而又复杂的影响，我们需要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以维护我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

本书力图对美国冷战后的全球战略调整作一总体的、全面的考察，并对其未来趋势作出基本的评价。同时，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各个战略侧面及若干重大战略问题进行重点探讨。

本书在结构和体系设计上的考虑是：从四个层次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进行综合研究，力求纵横相兼，述评并茂，把握总体，重点剖析，并将基本着眼点置于研究其现状和未来。在此指导思想下，全书的第一层次是剖析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背景和特点；第二层次是全面评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内容和脉络，在章节设计上按照下列次序：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战略指导与依据——国家安全战略作出总体评价，对新全球战略的“一个中心，三个支柱”，以及对以地缘政治为基点的地区战略，以力量均势为基点的大国战略作出具体剖析与评价，并着重对美各个战略领域调整的内容、特点及今后趋势作出战略上的判断与概括；第三层次是综合分析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国际影响及其存在的战略弱点与困难，着重分析这一调整的内在矛盾及面临的外部挑战；第四层次是从战略预测的高度对美国在 21 世纪初叶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展望，并力求对其下世纪初叶全球战略的基本轮廓与走向作出持之有据的判断。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由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武桂馥任主编，研究员丁邦泉任副主编。各章的撰写者分别是：前言：武桂馥；第一章：武桂馥；第二章：徐纬地；第三章：武桂馥；第四章：赵子聿；第五章：第一节武桂馥，第二、三节郭新宁；第六章：第一、三节王国强，第二节武桂馥；第七章：第一、二、四节郭新宁，第三节武桂馥；第八章：夏立平；第九章：丁邦泉。全书由武桂馥统稿。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防大学校首长的关怀和支持，也得到了国防大学科研部程明群部长、杨旭华副部长、战略研究所潘振强所长的鼓励和指导，以及国防大学出版社程秀龙社长和卜延军、郭常山编辑的具体支持与帮助。此外，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范德标、赵子聿、王国强、朱成虎等同志还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所阐述的看法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资料的收集和占有也不尽完整，疏误之处，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著 者

目 录

第一章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背景与特点	(1)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朝野的战略大辩论	(2)
第二节 从“超越遏制”到“参与和扩展”	(24)
第三节 全球战略调整的特点与趋向	(40)
第二章 国家安全战略	(57)
第一节 重新确定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	(58)
第二节 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轮廓	(63)
第三节 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进展与前景	(75)
第三章 经济战略	(83)
第一节 从“里根经济学”到“克林顿经 济学”	(83)
第二节 对外贸易、投资与金融战略	(98)
第三节 谋求“经济安全”的竞争战略	(121)
第四章 军事战略	(139)
第一节 从“灵活反应”到“地区防务”	(140)
第二节 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146)
第三节 军事战略调整的特点与趋势	(171)
第五章 意识形态战略	(183)

第一节	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两重性·····	(183)
第二节	意识形态战略调整的内容和重点·····	(193)
第三节	加强意识形态全球扩展的战略措施·····	(201)
第六章	地区战略·····	(213)
第一节	欧洲战略·····	(213)
第二节	亚太战略·····	(229)
第三节	中东战略·····	(253)
第七章	大国战略·····	(268)
第一节	对俄战略·····	(268)
第二节	对日战略·····	(290)
第三节	对华战略·····	(305)
第四节	对德战略·····	(327)
第八章	全球战略调整的影响及制约因素·····	(349)
第一节	战略调整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349)
第二节	调整中的内在矛盾·····	(355)
第三节	调整面临的外部挑战·····	(365)
第九章	21 世纪初叶世界格局中的美国 ·····	(376)
第一节	多极化趋势与未来世界格局·····	(376)
第二节	美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389)
第三节	下世纪初叶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 趋向·····	(402)

第一章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背景与特点

自 80 年代末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战略格局进入了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多极化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苏关系的缓和、苏联的严重削弱乃至最后的解体，并未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相反，世界战略力量原有平衡的打破及重新组合，使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动荡不定。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对自己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目前也正处于对其全球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冷战时期以美苏对抗为基调的美国全球战略，在基本方面已经过时，需要重新进行构思与设计。其核心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建立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中如何继续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目前，这一战略调整仍在进行中，尚未最后定型。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对全球的安全与发展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全球战略的调整，不仅有深刻的背景和显著的特点，而且其调整的内容和趋势必然对当前和今后的世界战略形势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朝野的战略大辩论

80年代末以来美国实施的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充分体现了在世界战略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下，美国维持日趋衰落的霸权地位、谋求独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在这一世界格局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朝野战略研究界瞩目即将到来的21世纪和美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掀起了一场所谓“冷战后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辩论。这场战略大辩论方兴未艾，涉及问题广泛，对美国在90年代全球战略的调整与实施，产生着重要的舆论导向和献计献策的作用，影响十分深远。围绕下述四个主要方面展开的辩论，对于美国今后全球战略的影响尤为深刻。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在所谓冷战后时代，国际战略形势将如何演变？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将有哪些新特点？这是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战略研究界探讨与争论的热门话题。

在围绕上述问题发表的众多见解中，有三种比较引人注目的重要看法。

一是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的战略估量。他的基本观点是：两德统一是冷战结束的标志；削减欧洲常规军备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缔结，意味着美苏“两极时代”的完结；世界将在不久的将来跨入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的“五极时代”；在这个五极世界中，有形形色色的国家，“但没

有哪一个国家将处于支配地位。”此论在美国属于少数派观点，苏联的解体更加深了人们对此论的歧见。

另一种似为主流派的观点是“三大力量中心”论。此论认为，世界正在出现三大力量中心：以美国为领导的北美力量中心，以统一后的德国为主要力量的欧洲力量中心，以及以日本居主导地位的亚洲力量中心。按照他们的见解，俄罗斯不能成为单独的力量中心，只能靠向欧洲力量中心；中国是亚洲地区性大国，还称不上是全球性大国，只能靠向亚洲力量中心。在三大力量中心为主体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不仅是北美力量中心的领导者，而且还对欧洲及亚洲两大力量中心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成为唯一能在三大力量中心发挥重大影响的国家。

还有一种世界战略格局正由“三大世界”走向“两圈世界”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在今后的世界格局中，两个圈将取代三个世界。其中内圈将由三类国家构成：第一类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这些国家的实力与影响皆强；第二类包括新加坡、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富而不强，小而繁荣；第三类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也许还有土耳其和伊朗等，这些国家有军事力量，但还比较穷。外圈国家则包括整个拉美、非洲，以及亚洲大部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腹地国，如阿根廷或尼日利亚，它们向内圈的投资与贸易开放；另一类是“隐士国”，如利比亚或缅甸等，它们极力缩小内圈文化的影响。根据此论的看法，两个圈中的国家的战略地位是动态变化的，譬如，日本由于难以把经济成就转化为军事力量，而可能不得不安于一个极富有的大国地位；俄罗斯可能会从内圈完全

摔出去而变为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的一个贫穷腹地国；一些外围国家也会成为新的富而不强或强而不富的国家而进入内圈。^[1]

从以上简要介绍中不难看出，对今后世界战略力量的变化趋向，美国战略研究界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同世界战略格局由两极向多极演变的趋势。但对这一演变、过渡的过程对今后国际安全将产生什么影响，从而，美国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将面临哪些挑战，则有多种不同看法。当前，引起各界重视、影响较大的观点有两种。

一是，著名国际政治分析家约翰·米尔舍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容易诱发战争，他以一系列统计数字来论证自己的这一判断。据他分析，在多极体系下，威慑战略很难维持，因为各国之间的权力并不平衡，此种现象随处可见。在实力格局的多极状态下，某两个强国可能联手对付另一个强国，或一个强国单独对付另一个弱国。而且，多极体系下的威慑战略的使用及相互威慑的格局，也将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这将集中表现为，对抗国家彼此间的战略意志的强弱和实力变得更加难以估计，国家之间力量组合的变化更加富有弹性，从而使国际秩序总是在不断调整或变异。在一个未来的多极力量体系中，由于各国所受到的约束与限制明显减弱，国际局势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出现较多的动荡。

二是，国际战略学者爱德华·拉特沃克（Edward N. Luttwak）于 90 年代初提出的看法。他对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提出了四种推测：

（1）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是否会被南北对抗所取代？

他认为，就南北对抗而论，北方比较统一，而南方并不统一；北方有手段但无动机，而南方虽有动机但无手段，要掀起大规模的对抗，动机与手段必须一致才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南方的大多数领导人仍将仰赖北方，与北方合作有利于这些领导人。（2）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会不会被更恶劣的“冲突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nflict）所取代？东亚、欧洲各国彼此间会不会逐渐萌生敌意？苏联内部的民族冲突是否会更剧烈？比较起来，他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高于东方国家。这表现在，美日之间关系渐趋紧张，英、法、德相互地位的调整与摩擦，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等。他强调指出，尽管这种“冲突的国际化”一般尚不致于引发核大战，但却使利用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复古。（3）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会不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他不否认，如果苏联发生剧烈的领导集团的更迭，如万一发生军事政变，则出现上述后果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大趋势毕竟是难以逆转的。（4）由于民主资本主义“战胜”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两者斗争的辩证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根源？民主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没有新的挑战？他认为，民主资本主义正因为它的“成功”，而使自身的边际效用随之降低。他指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公共社会主义”论（Communitarianism）的观点。这种理论虽然不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的效率，但却认为资本主义的效率一方面摧毁了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环境。^[2]

在相当多的美国学者看来，似乎多极体系连同冲突的国

际化，将是构成今后国际关系基本轮廓的主要因素。在此假定之下，其共识是：各国因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因领土、资源纠纷而导致的敌对，由于外部约束的放松，而可能逐渐趋于激化，在冷战后时代，民族主义将是影响今后世界局势的主导因素。

此外，对于冷战后时期国际形势的特点，美国战略研究界也发表了不少相同或不同然而各具特色的见解。从总体上看，迄今已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冷战“以西方世界的胜利而告结束”；世界正处于旧秩序“迅速崩溃”而新秩序“刚刚开始建立”的过渡时期；本世纪的最后几年，对西方世界来说既“充满机遇和希望”，又“面临不少不稳定因素和新的重大挑战”。

二、美国在未来世界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1990年9月，布什首次提出了“世界新秩序”(NWO)的概念。这是在当时美苏关系明显缓和、中东波斯湾危机深化的背景下，美国着手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突出标志。但是，由于布什未对其“世界新秩序”的蓝图作更具体的描述，因而，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战略研究界对此概念的探讨，以及对美国在未来世界上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的争鸣，提出了若干不同见解。

经过广泛的探讨与争论，美国战略研究界大致认同的观点是：“世界新秩序”应是一套有别于以往的国际规范，从国际贸易到集体安全体系，应有一系列解决纷争、促进彼此合作的规则。但是，对于美国在未来“世界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战略分析家们的见解却大相径庭，莫衷一是。其争论的焦点是：美国今后应谋求充当“世界领袖”、

争取独霸世界，还是扮演协调、维持各主要战略力量均衡的“诚实的经纪人”？

以《国家评论》杂志为代表的保守派宣称，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本身，即包含由美国充当世界领导者的涵义。他们主张，“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不应当经过联合国成员国的共同议决，因为“索马里的‘一票怎么能比得上美国的‘一票’”他们认为，美国已成为世界仅有的超级强国，“未来新秩序的远景，已不仅是19世纪‘大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局面、而是罗马帝国的文明规范。”在他们看来，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对破坏“规范”的伊拉克的惩罚，其目的不仅在于以军事来证明美国的力量并没有削弱，而且又旨在将此作为第一个破坏“世界新秩序”的先例加以处理，以警儆今后的可能效法者。

保守派的上述观点遭到了广泛的非议与反对。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指出，历史上各帝国之衰落，皆因能力与所负义务相左，使“帝国力量过分扩张”所致。现在美国空有新秩序的承诺，但是衰弱的经济、财政与社会基础，使之无法与美国所承担的义务要求相适应。即使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目前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但这并不能保证10年之后美国能继续保持这种优势。前国务卿基辛格则认为，美国既不应、也不再有能力主宰世界。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必须尊重每个区域的力量中心，让各力量中心彼此间互相制约，以维持和平与安全。美国所能做的，应仅限于促进各处的力量均衡。用美国战略研究家尼兹的话说，美国在日后的国际舞台上应扮演一个“诚实的经纪人”（An Honest Broker）的角色。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也认为，美国人应该认识到，冷战之后，美国只是一个强国，而不是唯

的超级强国。

对于如何评估海湾战争对于“世界新秩序”建立中的所谓“范例”作用，美国战略界也有明显分歧。

反对过分夸大这场战争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积极影响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否定了这场战争的所谓“范例”的价值。一是，他们认为，过分重视这一“范例”，会使“世界新秩序”的其他内容和目标受到贬低甚至损伤。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指责说，美国为了在海湾战争中获得苏联的支持，不得不容忍其对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所进行的镇压，自毁了新秩序对人权的立场。二是，他们认为，海湾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石油、秩序与武器扩散三个方面的目标均未实现。有人指出，“海湾战争留下了一个很清楚的教训：美国与其承担为未来的中东战争作准备、甚至参战的开支，还不如开发其他能源，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尽管美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海湾战争的最终影响还未见分晓。正如布什总统所说，最终影响将转向地区政治方面。这方面的前景并不美妙”。^[3]三是，他们批评，海湾战争开支太大，使得亟待外援的东欧各国感到失望。而在中东冲突的政治解决的寻求中，由于维护以色列利益的需要仍居主导地位，这可能导致重返美以特殊关系的过去，从而使中东新秩序的建立化为泡影。四是，他们强调，要建立“世界新秩序”，除了美国的努力推动，注意在各地扩展之外，盟国的支持是最关键的。虽然目前美国主宰了新秩序蓝图的描绘，西方盟国，特别是日本、德国、法国，眼下尚无更多对之置疑的余地，但是，一旦进入了新秩序后，义务与权利是相对的，美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必须要求他国帮助，